

陽明全書

甲子十月
根源

(35)

陽
明
全
書

陽明全書卷之二

文錄

書 始正德己巳至庚辰

與辰中諸生 己巳

謫居兩年，無可與語者。歸途，乃得諸友，何幸何幸！方以爲喜，又遽爾別去，極快快也。絕學之餘，求道者少，一齊衆楚，最易搖奪，自非豪傑，鮮有卓然不遷者。諸友宜相砥礪夾持，務期有成。近世士夫，亦有稍知求道者，皆因實德未成，而先揭標榜，以來世俗之謗，是以往往墮墮無立，反爲斯道之梗。諸友宜以是爲鑒，刊落聲華，務於切己處著實用力。前在寺中所云靜坐事，非欲坐禪入定，蓋因吾輩平日爲事物紛拏，未知爲己，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工夫耳。明道云：「纔學便須知有著力處，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。」諸友宜於此處著力，方有進步，異時始有得力處也。學要鞭辟近裏，著己君子之道，闡然而日章，爲名與爲利，雖清濁不同，然其利心則一。謙受益，不求異於人，而求同

於理。此數語宜書之壁間，常目在之。舉業不患妨功，惟患奪志；只如前日所約，循循爲之，亦自兩無相礙，所謂知得灑掃應對，便是精義入神也。

答徐成之 辛未

汝華相見於流旅，聞成之起居甚悉，然無因一面，徒增悵快。吾鄉學者幾人，求其篤信好學如吾成之者，誰歟？求其喜聞過忠告善道如吾成之者，誰歟？過而莫吾告也，學而莫吾與也，非吾成之之思而誰思歟？嗟吾成之，幸自愛重！自人之失其所好，仁之難成也久矣。向吾成之在鄉黨中，刻厲自立，衆皆非笑，以爲迂腐，成之不爲少變。僕時雖稍知愛敬，不從衆非笑，然尙未知成之之難得如此也。今知成之之難得，則又不獲朝夕相與，豈非大可憾歟！修己治人，本無二道，政事雖劇，亦皆學問之地，諒吾成之隨在有得，然何從一聞至論，以洗凡近之見乎？愛莫爲助，近爲成之思進學之功，微覺過苦。先儒所謂志道懇切，固是誠意；然急迫求之，則反爲私己，不可不察也。日用間何莫非天理流行，但此心常存而不放，則義理自熟。孟子所謂勿忘勿助，深造自得者矣。學問之功何可緩，但

恐著意把持振作，縱復有得，居之恐不能安耳。戒之之學，想亦正不如此。以僕所見，微覺其有近似者，是以不敢不盡，亦以成之平日之樂聞，且欲以是求教也。

答黃宗賢應原忠

辛未

昨晚言似太多，然遇二君，亦不得不多耳。其間以造詣未熟，言之未瑩，則有之；然却自是吾儕一段的實工夫。思之未合，請勿輕放過，常有豁然處也。聖人之心，纖翳自無所容，自不消磨刮。若常人之心，如垢垢駁難之鑽，須痛加刮磨一番，盡去其駁蝕，然後纖塵即見，纔拂便去，亦自不消費力。到此已是證得仁體矣。若駁難未去，其間固自有一點明處，塵埃之落，固亦見得，亦纔拂便去。至於堆積於駁蝕之上，終弗之能見也。此學利因勉之所由異，幸弗以爲煩難而疑之也。凡人情好易而惡難，其間亦自有私意氣習纏蔽在，識破後，自然不見其難矣。古之人至有出萬死而樂爲之者，亦見得耳。向時未見得向裏面意思，此工夫自無可講處，今已見此一層，却恐好易惡難，便流入禪釋法也。昨論儒釋之異，明道所謂敬以直內，則有之；義以方外，則未必，豈連敬以直內亦不是者，已說

到八九分矣。

答汪石潭內翰

辛未

承批教，連日瘡甚，不能書，未暇請益。來教云：「昨日所論，乃是一大疑難。」又云：「此事關係頗大，不敢不言。」僕意亦以爲然，是以不能遽已。夫喜怒哀樂，情也；既曰不可謂未發矣，喜怒哀樂之未發，則是指其本體而言，性也。斯言自子思，非程子而始有。執事既不以爲然，則當自子思中庸始矣。喜怒哀樂之與思與知覺，皆心之所發。心統性情，性，心體也；情，心用也。程子云：「心一也，有指體而言者，寂然不動是也；有指用而言者，感而遂通是也。」斯言既無以加矣，執事姑求之體用之說。夫體用一源也，知體之所以爲用，則知用之所以爲體者矣。雖然，體微而難知也，用顯而易見也；執事之云，不亦宜乎。夫謂自朝至暮未嘗有寂然不動之時者，是見其用而不得其所謂體也。君子之於學也，因用以求其體。凡程子所謂「既思卽是已發，既有知覺卽是動者」，皆爲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者言也，非謂其無未發者也。朱子於未發之說，其始亦嘗疑之，今其集中所與南軒論

難辯析者，蓋往復數十而後決其說，則今之中庸註疏是也。其於此亦非苟矣。獨其所謂「自戒懼而約之，以至於至靜之中，自謹獨而精之，以至於應物之處」者，亦若過於剖析而後之讀者，遂以分爲兩節，而疑其別有寂然不動，靜而存養之時；不知常存戒懼恐懼之心，則其工夫未始有一息之間，非必自其不睹不聞而存養也。吾兄且於動處加工，勿使間斷，動無不和，即靜無不中，而所謂寂然不動之體，當自知之矣。未至而揣度之，終不免於對塔說相輪耳。然朱子但有知覺者在，而未
有知覺之說，則亦未瑩。吾兄疑之，蓋亦有見。但其所以疑之者，則有因噎廢食之過，不可以不審也。君子之論，苟有以異於古，姑毋以爲決然，宜且循其說而究之，極其說而果有不達也，然後從而斷之；是以其辯之也明，而析之也當，蓋在我者，有以得其情也。今學如吾兄，聰明超特如吾兄，深潛縝密如吾兄，而猶未悉如此，何邪？吾兄之心，非若世之立異自高者，要在求其是而已，故敢言之無諱。有所未盡，不惜教論，不有益於兄，必有益於我也。

寄諸用明

辛未

得書足知邇來學力之長，甚喜。君子惟患學業之不修，科第遲速，所不論也。況吾平日所望於賢弟，固有大於此者，不識亦嘗有意於此否耶？便中時報知之。階陽諸姪，聞去歲皆出投試，非不喜其年少有志，然私心竊不以為然，不幸遂至於得志，豈不誤却此生耶？凡後生美質，須令晦養厚積，天道不翕聚，則不能發散，況人乎？花之千葉者無實，為其華美太發露耳。諸賢姪不以吾言為迂，便當有進步處矣。書來勸吾仕，吾亦非潔身者，所以汲汲於是非，獨以時當歛晦，亦以吾學未成，歲月不待，再過數年，精神益弊，雖欲勉進而有所不能，則將終於無成，皆吾所以勢有不容已也。但老祖而下，意皆不悅，今亦豈能決然行之，徒付之浩歎而已！

答王虎谷 辛未

承示別後看得一性字親切。孟子云：「盡其心者，知其性也，知其性則知天矣。」此吾道之幸也，喜慰何可言。「宏毅」之說極是，但云「即不可以棄去，又不可以減輕，既不可以住歇，又不可以不至」，則是猶有不得已之意也。不得已之意，與自有不能已者，尚隔一層。程子云：「知之而至，則

循理爲樂，不循理爲不樂。」自有不能已者，循理爲樂者也，非真能知性者，未易及此。知性則知仁矣。仁，人心也；心理本自宏毅，不宏者蔽之也，不毅者累之也。故燭理明，則私欲自不能蔽累；私欲不能蔽累，則自無不宏毅矣。宏非有所擴而大之也，毅非有所作而強之也，蓋本分之內，不加毫末焉。曾子「宏毅」之說，爲學者言，故曰：「不可以不宏毅。」此曾子窮理之本，真見仁體，而後有是言。學者徒知不可不宏毅，不知窮理，而惟擴而大之以爲宏，作而強之以爲毅，是亦出於一時意氣之私，其去仁道尙遠也。此實公私義利之辨，因執事之誨，而并以請正。

與黃宗賢

辛未

所喻皆近思切問，足知爲功之密也。甚慰！夫加諸我者，我所欲也；無加諸人，我所欲也；出乎其心之所欲，皆自然而然，非有所強，勿施於人，則勉而後能。此仁恕之別也。然恕求仁之方，正吾儕之所有事也。子路之勇，而夫子未許其仁者，好勇而無所取裁，所勇未必皆出天理之公也。事君而不避其難，仁者不過如是。然而不知食輒之祿爲非義，則勇非其所宜，勇不得爲仁矣。然勇爲仁之

資，正吾儕之所尙欠也。鄙見如此，明者以爲何如？未盡望便示。

二 壬申

使至，知近來有如許忙，想亦因是大有得力處也。僕到家卽欲與曰仁成雁蕩之約，宗族親友相牽絆，時刻弗能自由。五月終，決意往，值烈暑，阻者益衆，且堅復不果。時與曰仁稍尋傍近諸小山，其東南林壑最勝絕處，與數友相期，候宗賢一至，卽往。又月餘，曰仁憑限過甚，乃翁督促，勢不可復待，乃從上虞入四明，觀白水，尋龍溪之源，登杖錫，至於雪竇，上千丈巖，以望天姥華頂，若可睹焉。欲遂從奉化，取道至赤城，適彼中多旱，山田盡龜裂，道傍人家，徬徨望雨，意慘然不樂，遂自甯波買舟還餘姚，往返亦半月餘，相從諸友，亦微有所得，然無大發明。其最所歉然，宗賢不同茲行耳。歸又半月，曰仁行去，使來時已十餘日，思往時在京，每恨不得還故山，往返當益易，乃今益難。自後精神意氣，當日不逮前，不知回視今日，又何如也！念之可歎，可懼。留居之說，竟成虛約。親友以曰仁既往，催促日至，滌陽之行難更遲，遲亦不能出是月。聞彼中山水頗佳勝，事亦閒散，宗賢有惜陰之念，明春

之期，亦既後矣。此間同往者，後輩中亦三四人，習氣已深，雖有美質，亦消化漸盡；此事正如淘沙，會有見金時，但日下未可必得耳。

三 癸酉

潞陽之行，相從者亦二三子，兼復山水清遠，勝事閒曠，誠有足樂者。故人不忘久要，果能乘興一來耶？得應元忠書，誠如其言，亦大可喜。牽制文義，自宋儒已然，不獨今時學者；遂求脫然洗滌，恐亦甚難；但得漸能疑滯，當亦終有覺悟矣。自歸越後，時時默念年來交遊，益覺人才難得，如元忠者，豈易得哉！京師諸友，邇來略無消息，每因己私難克，輒爲諸友憂慮一番，誠得相聚一堂，早晚當有多少砥礪切磋之益；然此在各人，非可願望得。

四 癸酉

春初，姜翁自天台來，得書，聞山間況味，懸企之極。且承結亭相待，既感深誼，復媿其未有以副。

也。甘泉丁乃堂夫人憂，近有書來索館。不久且還增城，道途邈絕，草亭席虛，相聚尙未有日。僕雖相去伊邇，而家累所牽，遲遲未決，所舉遂成北山之移文矣。應元忠久不得音問，想數會聚，聞亦北上，果然否？此間往來極多，友道則實寥落。敦夫雖住近，不甚講學。純甫近改北，驗封且行，曰：「仁又公差未還。」宗賢之思，靡日不切，又得草堂報，益使人神魂飛越，若不能一日留此也。如何？如何去冬解冊吏到，承欲與允忘來訪，此誠千里命駕矣！喜慰之極，口切瞻望，然又自度鄙劣不足以承此。曰：「仁入夏，當道越中來此，其時得與其載，何樂如之！」

五 癸酉

書來，及純甫事，懇懇不一而足，足知朋友忠愛之至。世衰俗降，友朋中雖平日最所愛敬者，亦多改頭換面，持兩端之說，以希俗取容，意思殊爲褻嫺可憫。若吾兄真可謂信道之篤，而執德之宏矣！何幸！何幸！僕在留都，與純甫住密邇，或一月一見，或間月不一見，輒有所規切，皆發於誠愛懇惻，中心未嘗懷纖毫較計。純甫或有所疎外，此心直可質諸鬼神。其後純甫轉官北上，始覺其有愆然

者，尋亦痛自悔責，以爲吾人相與，豈宜有如此芥蒂？却是墮入世間較計坑陷中，亦成何等胸次！當下冰消霧釋矣。其後人言屢屢而至，至有爲我憤辭厲色者，僕皆惟以前意處之，實是未忍一日而忘純甫。蓋平日相愛之極，情之所鍾，自如此也。旬月間復有相知自北京來，備傳純甫所論，僕竊疑有浮薄之徒，幸吾黨間隙，鼓弄交構，增飾其間，未必盡出於純甫之口。僕非矯爲此說，實是故人情厚，不忍以此相疑耳。僕平日之厚純甫，本非私厚，縱純甫今日薄我，當亦非私薄，然則僕未嘗厚純甫，純甫未嘗薄僕也。亦何所容心於其間哉？往往見世俗朋友，易生嫌隙，以爲彼蓋苟合於外，而非有性分之契，是以如此私竊歎，謂吾黨數人，縱使散處敵國仇家，當亦斷不至是不謂今日亦有此等議論，此亦惟宜自反自責而已。孟子云：「愛人不親，反其仁；行有不得者，皆反求諸己。」自非履涉親切，應未識斯言味永而意懇也。僕近時與朋友論學，惟說「立誠」二字。殺人須就咽喉上著刀，吾人爲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，自然篤實光輝，雖私欲之萌，真是洪爐點雪，天下之大本立矣。若就標末，粧綴比擬，凡平日所謂學問思辯者，適足以爲長傲遂非之資，自以爲進於高光明大，而不知陷於狼戾險嫉，亦誠可哀也已。以近事觀之，益見得吾儕往時所論，自是向裏，此蓋聖學的

傳，惜乎淪落堙埋已久，往時見得猶自恍惚。僕近來無所進，只於此處看較分曉，直是痛快，無復可疑。但與吾兄別久，無告語處耳。元忠數聚論否？近嘗得渠一書，所見迥然與舊不同，殊慰殊慰！今日寄一簡，不能詳細，見時望并出此。歸計尙未遂，旬月後且圖再舉。會期未定，臨楮耿耿。

六 丙子

宅老數承遠來，重以嘉貺，相念之厚，愧何以堪！令兄又辱書惠，禮恭而意篤，意家庭旦夕之論，必於此學有相發明者，是以波及於僕，喜幸之餘，愧何以堪！別後工夫，無因一扣，如書中所云，大略知之。用力習熟，然後居山之說，昔人嘗有此，然亦須得其源。吾輩通患，正如池面浮萍，隨開隨蔽，微論江海，但在活水，浮萍卽不能蔽。何者？活水有源，池水無源；有源者由己，無源者從物。故凡不息者有源，作輟者皆無源故耳。

七 戊寅

得書，見相念之厚，所引一詩，尤懇惻至情，讀之既感且愧，幾欲涕下。人生動多牽滯，反不若他流外道之脫然也。奈何奈何！近收甘泉書，頗同此憾。士風日偷，素所目爲善類者，亦皆雷同附和，以學爲諛；吾人尙棲棲未即逃避，冀處堂之燕雀耳。原忠聞且北上，恐亦非其本心。仕途如爛泥坑，勿入其中，鮮易復出。吾人便是失腳樣子，不可不鑒也。承欲枉顧，幸甚幸甚！好事多阻，恐亦未易如願，努力圖之。籠中病翼，或能附冥鴻之末而歸，未可知也。

與王純甫 壬申

別後有人自武城來，云純甫始到家，尊翁頗不喜，歸計尙多牴牾。始聞而惋然，已而復大喜。久之，又有人自南都來者，云純甫已蒞任，上下多不相能。始聞而惋然，已而復大喜。吾之惋然者，世俗之私情所爲大喜者，純甫當自知之。吾安能小不忍於純甫，不使動心忍性，以大其所就乎！譬之金之在冶，經烈焰，受鉗錘，當此之時，爲金者甚苦，然自他人視之，方喜金之益精煉，而惟恐火力錘煅之不至；既其出冶，金亦自喜其挫折煅煉之有成矣。某平日亦每有傲視行輩，輕忽世故之心，後雖

稍知懲創，亦惟支持抵塞於外而已。及謫貴州三年，百難備嘗，然後能有所見。始信孟氏「生於憂患」之言，非欺我也。嘗以爲「君子素其位而行，不願乎其外；素富貴，行乎富貴；素貧賤，行乎貧賤；素患難，行乎患難；故無入而不自得」。後之君子，亦當素其位，而學不願乎其外；素富貴，學處乎富貴；素貧賤，學處乎貧賤；學處乎患難，則亦可以無入而不自得。向嘗爲純甫言之，純甫深以爲然，不審邇來用力卻如何耳？近日相與講學者，宗賢之外，亦復數人，每相聚輒歎純甫之高明，今復遭時磨勵，若此，其進益不可量。純甫勉之！注景顏近亦出宰大名，臨行請益，某告以變化氣質，居常無所見，惟當利害，經變故，遭屈辱，平時憤怒者，到此能不憤怒，憂惶失措者，到此能不憂惶失措，始是能有得力處，亦便是用力處。天下事雖萬變，吾所以應之，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，此爲學之要，而爲政亦在其中矣。景顏聞之躍然，如有所得也。甘泉近有書來，已卜居蕭山之湘湖，去陽明洞方數十里耳。書屋亦將落成，聞之喜極。誠得良友相聚會，共進此道，人間更復有何樂區區在外之榮辱得喪？又足掛之齒牙間哉？

一一 癸酉

純甫所問，辭則謙下，而語意之間，實自以爲是矣。夫既自以爲是，則非求益之心矣。吾初不欲答，恐答之亦無所入也。故前書因發其端，以俟明春渡江而悉。既而思之，人生聚散無常，純甫之自是，蓋其心尚有所惑而然，亦非自知其非，而又故爲自是以要我者。吾何可以遂已？故復備舉其說，以告純甫。來書云：「學以明善誠身」，固也；但不知何者謂之善？原從何處得來？今在何處？其明之功當何如？入頭常何如？與誠身有先後次第否？誠是誠箇甚的？此等處細微曲折，儘欲扣求啓發，而因獻所疑，以自附於助我者。反覆此語，則純甫近來得力處在此，其受病處亦在此矣。純甫平日徒知存心之說，而承膏實加克治之功，故未能動靜合一，而遇事輒有紛擾之患。今乃能推究若此，必已漸悟往日之墮空虛矣。故曰，純甫近來用功得力處在此。然已失之支離外馳而不覺矣。夫心主於身，性具於心，善原於性，孟子之言「性善」是也。善卽吾之性，無形體可指，無方所可定，夫豈自爲一物可從何處得來者乎？故曰，受病處亦在此。純甫之意，蓋未察夫聖門之實學，而尙狃於後世